

五廠文藝習作叢書

開花結籽

余曉創作



上海晨光出版公司

版初日五月二十年〇五九一
版再月二年一五九一

1—3000

3001—6000

權作著有書本

元百八千三幣民人價售册每

目次

工廠生活散記

(一) 小閨女.....	一
(二) 求婚.....	四
(三) 讓紅旗永遠插在車上.....	八
(四) 戰表.....	一〇
姊妹倆.....	一五
希望.....	二二
開花結籽.....	四〇
劉大萍和她的生產小組.....	五七

工廠生活散記

一 小閨女

沈兆珍是紗廠合絲女工，二十開外的年紀，長得一副玲瓏相，走路、說話總是蹦蹦跳跳地，活像一個不懂事的小孩子，年數大的工人叫她「小閨女」，年數小的工人，有時也叫她一聲「孫姐」，綽號雖然叫「小閨女」，可是幹起活來頂得上年青小伙子，又利洒又靈快，接頭不出小辨兒，車子揮得烏黑淨亮，論起生產，旁的工友一天祇能打三百三十六磅紗，沈兆珍每天的出數，比人家總多上二十來磅，而且個個紗都足够份量，不出小紗，每次開檢討會，當頭兒的總拿她來做個比例，要大家向她看齊，因此惹得風英、桂香、寶森幾個乾姊妹對她嘔了嘴，時時風言風語兒她一頓，在這種情形下，沈兆珍這幾天來心裏老納悶，不痛快，想不通這是爲嗎？除了埋頭幹的活外，很少和旁人交談，和工友在情感上也疏遠了些。

在廠外，「小閨女」是歌隊隊的副隊長，是個活動的「積極分子」，她聽同志們老說：「咱們不但在文娛活動上要做個模範，在生產上、學習上都要做個模範，爭個第一，事事帶頭……」

最初這些話，一次兩次地在她心裏起不了任何作用，好像過堂風一樣，這個耳朵裏進那個耳出，自從當選爲副隊長之後，「政治」也聽得多了，「批評會」也開過不少次，思想上無形中起了波動，態度可改變了，她想「大夥兒看得起我，推舉我做個隊長，我要不好好領個頭兒，做個榜樣，隊員們還能服從我嗎？」經過一星期的政治學習班之後，腦筋更開明了，對於問題的認識也更明確了，譬如說她對於「政策」的認識是：「照我的意思呀！工廠和家分不開；工廠就是咱的家，咱家也依靠着工廠，咱不好好關心廠裏，還能老惦念着家裏那條破蓆子！廠裏發達了，反動派打完了，咱也就好過了……」因此她在廠裏生產，從不落人後。

有一次，她向工頭要求看一面半車，工頭因爲她生產又利酒又規矩，滿口應承了，沈兆珍高興得哇啦啦地唱了半天，見了鳳英她們一夥就說：「……咱有這份力量，咱爲嗎不拿出來呢？如今工廠是自己的了，拼命也得好好幹，多生產。」鳳英這一夥人祇冷冷地揷她一眼，鼻子孔裏「哼！」了一聲，有意沒意的說，「多新鮮哪！」就走開了，小閨女一肚子高興落得滿肚子涼，搭落着臉，一面推着紗，一面接頭，隱約地聽見鄰近三號車和四號車的弄搖裏，刺兒客幾的諷刺語向她投送過來。

「工廠是你們家的，給你們家幹活，棒子麵窩窩頭還沒塞飽……多大能耐！」「咳！屎蟬鄉，逛花園，醜美一窩蟬！透能幹，露鼻子！」「把工廠按上四個轆轤，推你們家去……」「合

絲的活兒她全包下來，頂着幹，不就省事兒……」

「小閨女」聽了這些話，心裏直冒火，也想躡出去頂上幾句，可回頭一想：「你學的『政治』那兒去了？這樣做不對！」按住了滿肚子冤屈，不吭聲兒，等到下班就跑到徐同志那兒去了，把班上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徐同志，眼睜兒紅紅的忍不住要哭，徐同志耐心地給她解釋，又鼓勵了她一通，說：「生產帶頭兒幹是應該的，可是你一個人要光桿兒司令，不把羣衆帶動起來，也不是好辦法……一根柴火那能生得着爐子，生產要搞好，不是十個人八個人包辦得了的，全靠你們帶動大夥兒一齊幹……有些工友思想還沒到那個程度，不應該嫌他們落後，和他們感情疏遠，應該主動地接近他們，幫助他們，教育他們……」徐同志和她實足談了二個半鐘頭道理，可是「小閨女」祇聽見她「羣衆啦，應該啦，不應該啦」的一大篇她所不懂的「名詞」和理由，她要求徐同志出個「具體」，想個辦法。「對！」徐同志覺得抱歉似的說：「我具體幫助你，咱共同想出個解決辦法。」

從那以後，沈兆珍又學會了一手工作辦法，開車前先忙着給別人的車揮乾淨，先給他們掛線，工作的時候，別人上茅房，她就兩面跑，給照顧車，一到中午接飯，自動地給別人搶來飯盒，和大夥兒在一堆說說笑笑，有機會就給別人通通思想，起初她很覺彆扭，別人也不愛理睬她，日子長了，大夥兒也感到不好意思，慢慢地也就廝混熟了，從前疏遠的感情又融洽在一起，

她又邀鳳英、寶森她們去上政治課，又在車間組織歌詠隊，合絲的工友一個個都活躍起來了，生產也帶勁兒，車間充滿着新的喜悅。

上星期由徐同志提議，大夥兒開一次檢討會，沈兆珍首先檢討了自己，她說：「以前，我自己幹活兒好，總說你們不好，思想落後，看不起羣……羣衆，後來我才明白，生產要搞好，非大夥團結才行……」接着鳳英、桂珍、寶森……都檢討了自己的落後思想，合絲全科的工友，都抱成了一顆心，最後唱了一個「團結就是力量」。

接連幾天，黑板報上用大紅字表揚了沈兆珍，沈兆珍說：「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，是大夥的功勞，大夥幫助我，我才有進步，不應該表揚我一個人……咱不團結，那能搞好生產。」徐同志在旁邊聽了這些話，被這種大公的謙虛的精神，感動得禁不住自己說：「……這就是工人階級的階級性，無產階級偉大高貴的品質。」

二 求婚

白班快下工的時候，巧花氣急呼嚕地揮完了車，就跑到搖紗去找她的乾姐妹劉淑貞。兩個人提溜飯盒經過細紗間，走出過道，巧花輕輕地用肘膊挨了淑貞一下，瞞不住心裏的喜悅，悄悄地說：「大姐！恭喜您哪！何大哥託我轉告你，說明兒禮拜，他要到你家去串門子，你樂意嗎？」

淑貞聽了這話，心裏像十八支紗吊在半空中一樣亂轉，臉上泛出一抹紅，習慣地揉了揉巧花一下說：「死鬼！別糟戒了，缺德小子！」，「真的，不騙人，明兒早晨我來幫你一手！」巧花說着就進女飯廳去了。

何三魁和劉淑貞這一對，廠裏的工友都翹大姆指稱行；人品好，老實，生產積極，他們倆中間所逐漸形成的關係，工友們誰也不反對。三魁是粗紗看車工，三十掛零的歲數，跟粗紗機拜下把子已經十四年了。國民黨在的時候，白天黑夜的幹也積不下錢，雖說薪額已長得亂渣渣了，可也沒法娶個媳婦，安份家。在廠裏一直待了十四年，年老的工友見了他，有時開玩笑說：「三魁！丈八的個兒，該娶個媳婦暖暖炕了！」三魁總是苦笑一陣，指着飛轉的錠子說：「祖宗沒積德，城隍爺點鎖了鴛鴦譜，和它（指粗紗機）泡上哪！」打一解放後，粗紗工友把這位老實的何大哥，推選爲工會代表，有時開個會兒或評論個問題，老碰着劉淑貞，湊在一個小組，起先誰也不留意誰，可是日子長了，彼此都摸着脾氣，談談說說也就有門兒啦！淑貞當了個搖紗小組長，領導她那一小組挺有成績，廠裏黑板上經常有關於她的文章；不是表揚她生產積極；就是說她那一小組是模範。三魁就看中她「思想進步，有羣衆」（即有羣衆觀點），而淑貞也看中了三魁是個老實血統工人，「是個好勞動」，愛情建立在勞動和工作的信念上，兩個人就更有意思了。

星期日一大早，淑貞就把屋子角角落落都收拾個乾淨，沏了壺茶，買了包煙，心裏是一上—

落，又驚又喜，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一回兒擦擦桌子，一回兒撥撥頭髮。聽見門口有重甸甸的腳步聲，心裏就撲通撲通地跳個不停，臉頰上也熱起來了，回頭腳步聲經過門口又遠去了，熱下了一口氣，心裏又開始不安。眼看太陽晒上窗台，尙不見人來。忽然，門轟隆一聲地掀開了，「來了，來了……」巧花連跑帶囑地刮了進來，跑到淑貞面前，抵着嘴攀不住想笑，說：「來了，我來了！大姐！」淑貞給她這樣一吓唬，弄得五神不定，瞪了巧花一眼，又好氣又好笑，說：「瞧你那德性！還是個三不郎當的樣兒！」於是兩個人面對面地笑了起來，笑着說着，說着笑着，不提防門外進來一個人，穿着一身藍色的男工制服，手裏提着一包有紅紙招貼的點心，已經看見了屋裏的人，還故意地朝着裏屋問：「淑貞大姐在家嗎？」淑貞急急推了巧花一下，巧花機靈地迎了上去「在哩！三魁大哥，坐……坐……」把客人像木偶一樣地安置住，倒好像是屋主似的又倒茶又點煙，把話頭一引開，一眨眼就溜到門口去了。

三魁偏促不安地坐着，下意識的把一雙又粗又大長滿着肉刺的手，擦着桌沿，不時偷眼看着淑貞，他想來個「主動」，把路上準備好的話照說一番，人就坐在對面，話可丟在門外了，一句也想不起來，急得額上直冒汗，他不好意思把點心包打開，指着夾心綠豆糕說：「吃吧！吃……」自己却沒動手，淑貞低着頭，對點心似乎不感興趣，心裏嘀咕着：「他會先開口的，唉！這個人就太老實！」屋裏靜悄悄地沒聲音，誰也不好意思先開口，可是心裏熱烘烘地都有數，工房外面

節奏地傳來扭秧歌的鑼鼓聲，夾雜着有一羣人唱着「工廠是咱們大家庭」的新歌曲，襯托出新的工廠，新的生活。三魁着急了半天，撈着了一句話：「昨兒黑板报又表揚你啦！說你是女工當中的模範。」淑貞心裏想着：「嗨！你還說我，誰不知道你是咱廠裏數一數二的好工人，軍事代表還向大夥兒說要向你看齊……」嘴裏却說：「何大哥還不是生產模範！」「這算嗎！工廠是咱的了，咱應該努力生產啦！……」三魁盡量想說幾句，可是心眼兒總撈不過彎兒來，淑貞也聽過好幾堂政治課，懂得些道理，接口就說：「就是，咱們這回兒是工廠的主人，人人都得愛護工廠。」

兩個人斷斷續續地拉一個來鐘頭，從過去說到現在，從生產談到學習，一個說過去如何受苦；一個說舊社會裏低微了頭，一個說解放軍來了見晴天，一個說共產黨領導咱向前進，話總談不到那件事上去，最後又沉默了下來，「操他媽！說吧！」三魁心裏硬了一下，嘴脣打哆嗦說：「從前咱當個臭小工子，誰也看不起咱，肚子都填不飽，那能想安份家，這回解放了，工人最光……光榮，祇要努力生產，全國解放，日子就變好啦！所以我想……我想安……安份家……我……我……」好像是痰塞住了喉，好像是氣喘不出口，說不出話來了。巧花在門口直躁腳，蹣了一個來鐘頭再也忍不住了，猛跳進門來就大嚷：「嗨！你們兩個封建，乾脆明白，來求婚不就得了……」

這一對兒，一個羨慕她的好生產，一個羨慕他的好勞動、勞動人民愛勞動人民，他倆終於在三個星期後結了婚，工友們送給他倆一幅大帳子，上面寫着「勞動夫妻」四個大字。

三 讓紅旗永遠插在車上

七月的天氣，織布間裏悶熱得像在蒸籠裏一樣，從霧嘴裏散射出來的噴霧，濕漉漉地游蕩在空閒，布機嘩喇喇地轉動着，像空谷飛瀑震耳欲聾。工人們一個個都緊張地調度着自己的幾台布機，衣服被汗水濕透得能榨出幾把水來。在水氣迷霧的布場裏，各個角落都有火紅火紅的吸引人的跟着機器的節奏飄揚着的紅旗——光榮的象徵。

六台大將黃義才，外號叫「猛子」，布場甲乙兩班的工友，無論年老的，年青的都這樣稱呼他，短小身軀結實，走起路來那副氣急呼嚕的樣子，工友們都取笑他好像是：「家裏死了人」。其實心地可老實，見了人說不出話來，咕咕吧吧地嘟囔半天，也哼不出三兩句話，可是幹起活兒來，人人都佩服他一手好手藝。織布、機掛、上軸、修理、噴霧都有一套。靠近他看車的杜永太總那樣說他：「嗨！棒小伙子！沒旁心眼兒，上炕盯着老婆，下炕守着六台。」多年來的生活，使他對機器發生了無限的熱愛，要是有一天讓他離開機器閒着沒事兒幹，他會比上吊還難受。

布場裏掀起了紅旗競賽，年青小伙子誰也不願被別人拉下。黃義才表面上似乎沒有什麼，心

裏可早就有了打算：「憑我的手藝，我的勞動，還得上紅旗？這回紅旗要插在我車上，別人休想奪去！」搖二遍鈴，他就早早進廠，車前車後的先把自己六台車檢查一回，免得臨時豎紅牌，耽誤碼數。開車時，換校後，總是時常到車後轉轉，把粉麵疙疸預先摘掉，少斷線少停車。果然不出他的所料，第一期的成績總結，平均四八·六碼，黃義才車上插上了「飛機」，樂得他閉不上嘴，他親自把紅旗插在他六八四號車上。

車開得靈巧，黃義才看着車上的紅旗直出神，三角形的紅旗，一面畫着隻飛機，一面寫着「模範」二個字，從車搖裏捲出來的風，飄動着紅旗，紅光照射着他的臉，六台車都泛濺着紅色的光芒。他想：「……從前，國民黨在的時候，幹活兒誰有勁？好壞誰知道？咱就活受洋罪！夜班大夥都泡上了，等「他們」一走，咪嚙把閘一關，掏綜科那塊空廣的地板上，黑壓壓地就躺滿了一大堆，叫小注油兒的給看風報信」過去的事情，在他腦筋裏一五一十地回憶起來了：「打小上工就沒一身棉衣，也沒一條被，冷熱就一條襖叉，吃沒好吃，住沒住處，那有精神幹活……」他越想也越好笑，「過去織一天布還不够偷的，這叫嗎生產呢？」

第六八四號車「拍拉」一下停住了，黃義才猛省過來，急忙忙趕過去看車，開了一下閘，車也不動，看看內弓也沒毛病，綜框也吊得平穩，小伙子可着急了，把紅牌立起，保全也沒來：「操你，老子得上紅旗，你看得眼熱，刁難咱！」他俯伏到地上檢查着，嘴裏罵着，看了半天，

終於看出毛病來了，原來是壓輪的螺絲鬆了，「手裏沒有搬子，可怎麼辦？」着急得他揮身毛孔都開了口，足足耽誤半拉鐘點，直等到保全過來才解決問題，黃義才拍着布面，衝着布機就罵：「你她媽的老爺廟夾雞包，給二爺過不去，看老子有辦法治你不？」

第二天進廠，黃義才身邊多了一樣東西——活搬子，「機子老了，常出毛病，保全有時活兒忙乎不過來，就得耽誤很長時間，自己又會修理車，手頭有個傢伙，省事多了。」他一想，昨兒下班也顧不上吃飯，就到市面上去物色了一個活搬子，上班時就掛在車上，以防萬一。他站在六八四號車旁，轉身看看其餘五台車，一手把紅旗取下，高舉在手中，自言自語地說：「看你還能夠難老子不！有了這得好好整你，紅旗要插在我車上，就叫他永遠插在我車上！」

四 戰表

剛着紅燈，小玲順着這一溜車，跑得像鳥飛似的，打着手勢，喊着：「走——囉，開會啦！快呀！」素着白色綢結的辮子，伴和着敏捷的身影，在一號車旁消失了，尖銳圓潤的嗓音，像迴旋在山谷間的回聲一樣，在車間悠遠地盪漾着：「走啦！開會啦！……走……」

車弄窩裏，閃出一排沾滿着白白一層棉絮的腦袋，迎着那方向，舉起各種不同的回響，像公雞叫明一樣：「來——囉！」「嚶——走哇！」「大姐！等等……」

來不及解圍裙，也來不及攔頭擦臉，一串人馬，組長小玲打先鋒，相互結着路膊，唱着歌，腳步把地板頓得「洞洞」響，像一陣旋風，捲出車間。

橫衝直撞，叫叫嚷嚷，一夥人，像海水涵湧，沖進俱樂部，又空，又單調的屋裏，立刻充滿了陽光，人們，有的躺在沙發上，有的坐在桌上，你推我，我擠你，「嘻嘻哈哈」，生命充滿着喜悅。

「別嚷，嘻嘻哈哈，吹吹打打，新媳婦上轎，美啦！說正經事！」小玲擺出一付小大人臉色，揮手，睜眼，從口袋內掏出一張紙，「拍！」攤在桌上，叫：「看！」

立刻，「轟隆」一響，人們齊奔向前去，二十一個腦袋擠在一團，變成黑壓壓一堆頭髮，頭下的頭顱動着直嚷：「媽呀！壓死啦！」頭上的頭一個勁兒還往下鑽：「看不見！」蹬在椅子上的人伸出胳膊插入頭髮叢中去撿，幾鍋腦袋死命頂往，胳膊不能動頭，搞得那個人拉長臉叫喚：「組長：哎喲，討厭……」

「別搶！」小玲像司令官，發佈命令，指着桂花說：「你，給大夥瞧！」

桂花撥開人羣，幌幌搖搖站在椅子上，拿起那張紙，做了個鬼臉，大聲宣佈：「聽清呵！這是……，嗯……什麼……」

「快點！別廢話！」

「讓她說，別打岔。」

「嘻嘻……」

人們對她哄然，桂花紅着臉，祇見嘴脣翕動，聽不見聲音，頭一個字就把她難倒了。

小玲抄起路膊，擡起袖子，拉下桂花，自己唸着：「挑戰書……」

人們，一個個手牽着手，肩挨着肩，靠上前來，眼瞪得像銅鈴，閃出光輝。

「同志們！我們全組決心向你們挑戰，希望你們提出條件來，生龍戰線上比比看，誰光榮，誰模範，誰獲得紅旗，馬上回信。田家英小組全體組員。」

平靜的水面上，投入一塊石子，掀起波紋，一圈又一圈。人們開始浮躁和叫囂起來，每個人的眼裏，燃燒着青灰色的火燄，澄亮而透紅，每個人的眼前，都飄揚着一面蓋滿藍天的紅旗。

幾十只路膊，同時，舉在半空，重疊的呼喊起伏着：「我——說。」「組長！我說！」

正在這時，門外悄悄地溜進一個人，呼哧呼哧直喘氣，好像一口氣奔跑了幾十里路似的，她盡量壓制着自己的喉嚨，使不發出聲音，輕輕地像一隻小耗子，走近小玲跟前，機靈地睜了大夥一眼，咬着小玲耳朵囁嚅，小玲睜着眼，聽着，笑着，點着頭，那個綽號「三國誌」的女工，說完了話，又睜了大夥一眼，用進來時同樣的姿態，轉身出去，大夥兒的眼，盯着小玲，好似問：

「她，什麼事？」

小玲說：「大家提條件，等三國誌回來，馬上送去！」

「好！」大夥兒齊回答，於是，接二連三，像壞了的自來水龍頭一樣，話流不完，一條，兩條，記下來，三四條，再記下來，提條件，來挑戰，誰也不含糊。

「來——啦！」桂花頭一個神經質的叫了起來，大夥都意識到誰來了，一齊回過頭去，「三國誌」依舊氣呼呼地進來，把一捲紙交給小玲。

「什麼？」大夥擠上來，問：

小玲不言語，「唸啦」打開那張紙，嚕，又鮮豔，又合心意一張圖畫：上面描着兩個紅字——戰表，下面畫着一架插着紅旗，寫着「光榮」兩個藝術字的扁飛機，飄在半空，從駕駛員嘴內，噴出兩道銀色豪光，中間夾着字句：「陳小玲小組，向全車間小組挑戰。」飛機下面，像蛤蟆跳一樣地跟着一連串小臥車、載重車、自行車……末尾是一隻綠頭烏龜，側面寫着幾行字：「誰光榮，坐飛機，紅旗飄在半天裏，小臥車，也不離，要想昇天不容易，快加油，快努力，生產競賽比高低，搞好生產建工廠，共產社會早來臨。」

「怎麼回事？」大夥又問：小玲笑得掉了牙，三國誌慢吞吞回答：「我們不但向田家英小組應戰，還得向全車間挑戰！」

「大家有決心沒有？」小玲大聲問：

「有！」聲音像晴天打霹靂一樣，乾脆，響亮。

小玲以組長的架式，發號施令：「桂花，小仙和我去貼這個大戰表，三國誌，你這個下戰表的人，見了她們，怎樣說？」

「我呀……」三國誌蹙眉，說：「我說我是小玲小組派來，下戰表，嗚！這就是，給你們，這是我們的心。」

一幅畫，一張戰表，一張貼在牆上，一張送到田家英手裏。

第二天，剛着紅燈，好幾個人，朝着好幾個方向，順着好幾趟車，跑得像野鷹撲食一樣緊，許多聲音在車間喊着：「開小組會去啦！快呀！」「第三組到廠外集合……快……」